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九十三回 盛蓬仙試行新計劃 華夢庵慣逞舊風狂

卻說浣花次早醒來，原想到瘦春那裡，或是眉仙這邊去寫意幾天，誰知昨夜被酒之後，又冒了些風，著了些寒，今日便覺頭暈不爽，兼些咳嗽。心裡還想支撐起來，卻被喜兒早去報與素馨知道，一時蓬仙、素馨都來了。浣花見素馨還不曾梳洗，一臉的睡容，帶著些驚慌之色，趕先跑到牀前，僂身到枕頭邊來，問：「妹妹怎麼樣了？」浣花不禁紅了臉，道：「沒什麼，不過著了些寒，倒惹姊姊起了個大早。」素馨聽說，不禁也紅了臉，因回頭向蓬仙道：「你瞧妹妹發著燒呢。」蓬仙上前，見浣花的臉色紅得和胭脂一般，因拿手背兒去向他額頭髮一髮道：「是呢，可覺得怎麼樣？」浣花道：「也不覺什麼，頭裡稍微有些暈眩罷了。」說著，咳嗽了兩聲。蓬仙道：「還帶些咳嗽呢，這可不是受了風寒嗎？」素馨道：「照妹妹的身體，哪裡禁得起一天半日的咳嗽，前兒我咳了半夜，早腰肋兒都疼了，還是快去請金有聲來，打個方子。他醫風寒咳嗽是很靈的，只消一個方子，吃上一二劑就好了。」浣花道：「金有聲這人我近來很討厭他，不要去請他，便他打了方子，我也不願意吃。要還是去請何祝春吧？」蓬仙道：「祝春也好。你去年的病，瘦到那麼樣兒，還是他醫好的，你不說起，我倒忘了他呢！」說著便喊團兒去找文兒去請。一會子祝春來了，素馨因為不曾梳洗，便自迴避過了。蓬仙便把帳幃放下，移過一個茶几來，放在牀前，就請祝春進來。診過了脈，蓬仙忙問怎麼樣，祝春道：「沒什麼要緊，只消一劑藥就行了。只不過肝脈太旺，倒要好好的靜養靜養，不要自尋煩惱才好。」浣花在帳子裡聽見這話，不禁又紅了臉，心想祝春這話，倒像知道昨晚那回事的。因便自己埋怨自己，不該胡思亂想的，動了肝火，教人看得出來。若被素馨知道，豈不又添一重意兒，還要笑我的氣量小呢。因此又懊悔不該去請祝春。正想著，聽得蓬仙已陪祝春出去，素馨又復走進房來，輕輕地問著團兒道：「何爺診過了怎麼說？」團兒便把祝春的話說了。素馨卻不說什麼，走近牀來，隔著帳子問了聲道：「妹妹可醒著嗎？」浣花怕他多問，因便合了眼，裝做睡熟，不去應他。素馨當他真個睡著，便自退去。回到房裡，教珠兒進來梳頭，心裡卻想，多分是為了自己，要想找些說話去安慰他，卻也找不出來。因只對著鏡子，呆呆地出了一會神。卻見鏡子裡面多了一個人影，看是蓬仙站在椅後望著自己笑，因道：「你不去陪浣花妹妹，回來他又生氣呢。」蓬仙道：「他不要緊，倒說我纏得他心煩呢。祝春說他肝火旺，可真不錯。他如今說，明兒病好了，便要回蘇州去安靜幾天，並不許我同去，你想還要我陪著麼？」素馨笑道：「原來他的病為著思鄉呢？我只不信，一個人思著家鄉便會病了。」蓬仙道：「去年不是也為念著家裡病了，大概浣花的心最是狹窄，容不起一點兒煩悶，所以多病。」素馨聽說，不禁回過臉來笑了笑道：「你也知道他的心是最狹窄的嗎？要曉得，如果別人的心也是和他一般，不病死，也早氣死了呢！」蓬仙笑笑不語，半晌才道：「我倒想著一個好法子呢。打今兒起，我便住在書房裡。」素馨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蓬仙笑道：「此刻我這個人若是不在你面前，你總猜我到浣花那裡去了；不在浣花面前，他也這般猜著，好像我的形跡上面，總不免分些親疏出來。若是我住在書房裡了，我不在你面前，你也只道我在書房裡；我不在他面前，他也只道我在書房裡，豈不多了許多意見？」素馨笑道：「虧你想出這樣好法子來。狡兔三窟，大概也和你的想頭一般。你果然愛到書房裡去睡，我便教珠兒把你鋪蓋搬出去，可不要睡了半夜，又跑了進來。」蓬仙不禁啞的笑了。從這日起，蓬仙真個把牀鋪移到絡珠仙館去了，只知道還是睡的全夜，還是只睡半夜，作者也就無從查考，暫且按下不提。卻說這日正是六月初四，便是寶珠約蓬仙等去看戲的一日。清早，華夢庵便跑到蓬仙家來，進門便問文兒道：「你爺可曾起來？快請他去，說我來了。」文兒笑道：「爺在書房裡呢。」夢庵詫異道：「這樣早便到書房裡了？我只不信。」說著，也不待文兒引導，逕自大踏步跑進花廳門去，向左轉個彎兒，走進一重秋葉式門，裡面便是一帶迴廊，抱著一所極華麗的三楹精舍。廊下掛著一行珠燈，天井種滿了芭蕉，上面還蓋著一座碧油的涼篷；欄杆上掛著一帶湘簾，靜悄悄地沒些人聲。中間玻璃門還掩著未開，夢庵便去推這中門。文兒忙上一步道：「這門是裡面反鎖了的，我已教人打上房裡兜轉去開了。」說著，裡面便有腳步聲出來，呀的一聲，把門開了。卻是小丫頭喜兒，因見夢庵，便向文兒道：「爺還睡著呢。」夢庵道：「可是一個兒睡著嗎？」喜兒笑點點頭。夢庵便知道蓬仙向來歇午覺的牀塌，便在西邊一間，因搖手兒教他不要通報，躡足走進房去。一看見裡面裝著一架碧紗櫥，櫥外牆角上裝的一架電氣風扇，已停了不動；書桌上的洋燈尚未吹熄。走進碧紗櫥去一看，卻只一張空榻，並不見有蓬仙，不禁呵呵地大笑起來道：「我說他放著兩位夫人，倒肯一個兒睡在書房裡呢？文兒快來！你爺不見了呢。」文兒進來一看，果然不見蓬仙，不禁也笑了起來，忙去追著喜兒道：「姐兒，爺不在書房裡，你到裡面去請一聲吧，說華瘋爺等著呢。」喜兒詫異道：「不在書房裡，在哪裡呢？教我到哪兒去請？」文兒道：「你們那裡沒得，總是在奶奶那裡了。」喜兒想想不錯，便自進去找著珠兒，教他去請。誰知珠兒回說，爺並不曾進來。再去問團兒時，也說浣花房裡沒得蓬仙。喜兒不禁詫異，因想：「蓬仙或是一早起來，出門去了？」因便重新出來，去問文兒可曾見爺出去？文兒笑道：「糊涂蛋！你不聽見書房裡的笑聲，可不是爺麼？」喜兒一聽果是，便仍兜到絡珠仙館來看蓬仙。只見華夢庵正和蓬仙在那裡拍手大笑，心裡想：「怎麼方才各處尋轉都沒得，此刻卻又在這裡了？」因便走進房去，向蓬仙道：「爺究竟睡在哪一處兒，倒教我找了好半天呢？」蓬仙笑道：「昨兒睡在碧紗櫥裡嫌冷了，我就睡在對面房裡。你們這些蠢才，會想不到這些，快還不去替我打臉水來？」喜兒自覺好笑，因便退了出來。華夢庵卻扯著蓬仙同到對面房裡來一看道：「你這種鬼話，只好騙騙小丫頭的，你瞧你牀上的被褥，原是好端端的疊著，洋燈又在那間房裡，難道你在半夜裡黑摸過來麼？既是怕冷才過來的，如何會不蓋被？」蓬仙笑道：「我過來時，天色已明了。這牀上有了帳子，還有一重帳幔，便不覺冷，所以不曾蓋被。」夢庵道：「便算是這樣的，怎麼睡過的枕頭依然飽滿，沒得一些凹印兒呢？不用說吧，多說了，倒教丫頭小廝傳進上房裡去，怕有一堂官司審呢。」蓬仙笑道：「這教做斂水生春，干卿底事！請你免費這些心機吧。正經，今兒是寶珠的生日，你送些什麼？我昨兒想來找你，咱們三個合送些好玩意東西，方有趣味。後來，因浣花病了，我便不曾出去，只把自己家做的酒，送了十二瓶去，又配上了幾盆白蘭花，並些刻絲的東西。我心裡總覺得很欠缺呢。」夢庵道：「我送的東西，卻很有趣，送去的人，直到起更時候才回來，說柳夫人喜歡得了不得呢。」蓬仙問：「是什麼？」夢庵卻不肯說。喜兒送臉水進來，蓬仙便在這邊房裡，隨便盥漱過了。珠兒捧著兩份早點，剛待送進房去，因見祝春來了，便仍回轉，想去再添了一份，卻被華夢庵看見，早便嚷著討來要吃。珠兒便把手裡托著的雕漆盒子，遞給文兒，夢庵接了一盞看道：「鴿蛋，正對著我的胃口。」便把兩盞一齊端在面前，道：「好哥兒，索性煩你姐姐多弄一份，賞我吃個雙份兒吧！」說著，早把一個吞在嘴裡。誰知不是鴿蛋，卻是蛋白粉做成的湯圓。裡面含著一包滾燙的油糖，一經咬破，燙得華夢庵直跳起來，把手裡拿著的一盞倒得滿地。祝春不禁笑罵道：「偏是你專做冒失鬼，粉團子也會當做鴿蛋看的，眼睛近到這樣，明兒不要把你夫人也看錯了。」夢庵笑道說：「不定把你的夫人看錯了，來！」說著，又拿起那一碗來用瓢子兜著一個，伸尖了嘴去吃，不防祝春在他背後伸手過去，死頸兒把他的嘴擰上一下，夢庵吃了一驚，把個碗落在地下，潑得滿身的湯水。祝春怕他報復，疾忙跳出房裡，卻好珠兒又捧著兩碗進來，兜頭一撞，打個粉碎，只聽得滿屋起了一片笑聲。華夢庵道：「好！好！找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，省得這班饑癆鬼氣不過我。你們要吃早點心的，還是跟我來吧。」說著，竟自抖抖衣兜兒，拿起一柄扇子走了。蓬仙道：「身上弄得這樣，換一件衫去。」夢庵不理，逕自走了。祝春笑道：「華瘋爺一到，好像人家接到了煞神，總要把盤兒、碗盞打碎了走路。」蓬仙想起前兒晚碎了飯碗的事，不覺好笑道：「我也不曉得哪裡的晦氣，沒一天不碎了碗的。」正是：

文士慣為無賴客，狂夫終是有心人。